

夜

航

船

夜航船卷之七

古劍陶菴老人細

政事部

經濟

平米價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
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人禁增米價
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米商輟集米
價頓賤

禁閉糶 撫州飢黃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
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藉強糶者斬八字揭于
市米價遂平

但笑佳禾 張全義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蠶遂成富庶

擊鼓勦賊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舊多劫盜崇令村置一樓樓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賊無不獲

斷絕扳累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諸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扳引受累必多矣

擢用樞密 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
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樞
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上曰王曰善
處大事真宰相也

分封大國 漢患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封其子弟而漢為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
自分析弱小云

徵鹵封禪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
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先庭謀之先庭曰四夷之中
突厥最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勿許今遣一使徵其

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息鼓高枕而卧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

預給歲幣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帛幣真宗以示王旦公曰夷狄貪婪漸不可長可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微末依常數與之以後永不為例

責具領狀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往擒獲差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貴具領狀中貴

懼事遂寢

競渡救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發粟
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淹乃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
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
千夫兩浙大飢唯杭宴然

比折除過 韓琦知鄆州京中素多盜捕法以百日為
限限中不獲抵罪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故盜
多獲

中官毀券

梅國楨知固安有中官操豚蹄為餉請徵

債于民國楨曰今日為君了此急牒民至趨令鬻妻
債貴人債偽遣人持金買其妻追與偕入民夫婦不
知也楨大聲語民曰非爾父母官立刻折爾夫婦妻
奈貴人債義不容緩但從此分離終身不復見矣容
爾盡言訣別陽為墮淚民夫婦哀慟難離中官為之
酸楚竟毀券而去

宣勅斃奸 况鍾知蘇州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有弊蠹
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之校既期月一
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
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辯立擲殺六人肆
諸市復出屬官貪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

震悚革心奉民命稱之曰况青天

積弊頓革

劉大夏為戶部侍郎理北邊糧草尚書周

經謂曰倉場告乏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
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
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
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
榜通衢曰某倉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
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糧自十石以上草自
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
餘積民有餘財蓋往時來告者糧必限以千百石草
必限以十萬束方准以至中貴子弟為市包買以圖

利息自大夏此法立有稂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不必
中貴包買足數然後整告也幾十年積弊一朝頓革
築牆屋外 許逵為樂陵令時流寇勢熾逵預築牆城
浚隍使民各築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
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
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
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境

承命草制 梁儲在內閣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地益其
封疆朱寧江彬等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
道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引疾不出上震
怒內臣至閣督促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遂承命

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平定二亂 張佳胤因浙兵減糧辱巡撫為亂受命視師兩浙將抵抗復聞市民因受役不均聚眾焚劫鄉紳有亡賴丁仕卿者為首佳胤促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到臺召營兵為亂者撫之曰汝曹終歲

有守衛功前撫減糧誠悞今市井無亡賴亦為亂彼
無他勞不可以汝曹為例可為我捕之功成不獨論
贖且有賞也衆踴躍聽命遂薄亂民敗之擒捕丁仕
卿等立會諸司訊之得其挾刃而要金帛者五十餘
人皆梟之餘悉放歸于是諸亡賴皆帖然解散佳亂
乃復營兵餉密廉其倡亂者名因捕數人曰汝為亂
首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馳使遍
赦七營曰亂者已赦服辜今以爾有功天子不欲盡
誅汝當盡力報國不五日二亂平定

轉賜將士 李正己為盧節度使畏德宗威名表獻

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

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感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一軍皆甲 段秀實為邠州都虞侯行營節度郭晞縱士卒為暴秀實列卒取十七人斷首注梁上植市門外一軍皆甲秀實詣軍門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讓晞晞謝過邠州由是無禍

各自言姓名 大將田希鑿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鑿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也希鑿不復疑晟於伏甲而宴宴畢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

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鑿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為三難解于侁字子駿方新法行諸路騷動侁奉使
九載獨公心處之蘇軾稱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
廢親為三難司馬光當國除京東轉運曰子駿福星
也

平原自無史弼為平原相時舉鉤黨惟平原獨無詔
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野
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
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燭姦

責具原狀 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宗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驗火燒屍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市布得盜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繩蚋近馬首

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
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之布主
即劫布商賊也

旋風吹葉 周新坐堂問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
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曰此必
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
款服

惟鐘辨盜 陳述古今浦城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結
曰某所有鐘能辨盜盜摸則鐘自鳴陰使人以煤塗
而惟之令囚入摸惟一囚手無煤訊之果服

折蘆辨盜 劉宰為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

在訊之莫肯承辜命各持蘆去曰不盜者明日蘆自若果盜明旦則蘆長二寸明旦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許之盜遂服

遣婦縛奸 陸雲為浚義令有殺人不得其主者雲囚其妻十許日密令人尾其後屬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乃與婦私通共殺其夫聞出獄探消息憚近縣故遠相候耳一縣稱為神明

捕僧釋寃 元絳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為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遣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跡其後見一僧迎之私

語即捕僧乃乘機與其妻共殺甲者

井中死人 張昇知潤州有報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鄰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衆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為夫即付所司鞠之果其婦與姦夫所謀者

食用左手 王維熙鹽城尉有羣飲而斃者俱不伏罪脫其械而與飲食問一人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拒囚無辨而擬抵

盜首私宰 葉賓知南安有盜截牛舌其主以聞賓陽叱去陰令屠之即有首私宰耕牛者賓截牛舌者汝也果服

留刀獲盜 劉崇龜為廣州刺史有少年泊舟江濱見

一妙姬倚閭殊不避少年挑之曰黃昏到宅是夕果
啓扉待之少年未至一盜入扉姬不知即身就之盜
疑見執遂刺姬死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
捫之見死者急出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
云夜有某客船去矣捕者追獲其實吐之觀其刀乃
屠家物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士集合境庖丁
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厨陰以殺人刀換下比明各
來請刀獨一屠不認因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刀
耳命擒之則已竄矣崇龜以合死之囚代少年侵夜
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就擒服罪

命取佛首

程顥為鄆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

光士民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就觀之光遂

止

識猴為盜

楊繪知興元有盜庫縑者繪跡踪之不類

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一訊而服

聞哭知姦

國僑字子產常晨出聞婦人哭使吏執而

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

愛也始病而憂臨危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

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鄆令俗故信巫歲為河伯娶婦

以攬利選室女以投於河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

大巫先報河伯如其不欲還當另選美者呼吏投巫於河少頃曰何久不覆我又投一人往速羣奸驚懼乞命從此弊絕

哭夫不哀 嚴遵為揚州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乃以淫殺其夫者

命七給子 張詠知杭州有子與壻訟家產者壻言舅終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子七壻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子死矣命三給壻七給子

怒逮婦人 王克敬兩浙運使有逮犯私鹽者以一步
婦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于百里外與吏卒雜處
者污教甚矣自後不許著為令

斷絲及雞 傳琰山陰令有賣鐵賣糖老嫗爭團絲訴
琰琰令掛絲於柱鞭之微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
二野父爭雞問何以飼雞一云豆一云粟破雞得粟
罪言豆者民稱傳聖

老翁兒無影 丙吉知陳留富翁九十無男娶鄰女一
宿而死後產一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
吾父之子爭財久而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
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

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石璞江西副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與婦往拜岳家壻
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
掠自証服璞猶疑殺人而棄屍必深怨者為之彼新
婚燕好胡乃爾爾夜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
一婦與人私而夫枉死且受汙名于理安乎神其以
夢示我果夢神授一麥字璞曰此兩人夾一人也獄
有歸矣比明令械囚囚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
子窺門內乃令人牽入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
師令偵某囚事耶童子大驚吐實乃二道士素與婦
通見匿之麥叢中人因號曰斷鬼石

視首皮肉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
男與妻相惡欲借姦名并除之乃斬妻首并拉殺之
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迎上司於二十里外聞報
時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
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
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鞫之
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搗入衙以果食之好
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法驗女眉及喉 劉鳴謙守杭州有劉氏女所居淺陋
鄰少年張窺其艾夜躍上樓穴窗入女大呼賊父驚
起鄰少年不能脫執而髡之少年昆弟號於衆曰伊

父實以女俵而又弃之女聞之拊膺曰天乎辱人至
於此遂自謚縊張乃賄其父金當讞訴女已承汚但
特羞姦露耳鳴謙得女貞烈父受金狀乃令以法驗
女眉及喉實處子與從事劉公訊治之張伏法百姓
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

花瓶水殺人 汪待舉守郡部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
室中客夜醉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
戶客死矣其家訟之待舉究中所有物惟瓶中浸旱
蓮花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識斷

斬亂絲 高洋內明而外晦衆莫能知獨歡異之曰此
兒識慮過吾時歡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
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立破枉獄 陸先祖為濬令濬才士盧榷被前令枉坐
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
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
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不枉夷齊
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
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

即斬叛使 胡興為趙府長史漢底人將反密使至趙

王大驚將執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
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旦日盡殲之漢平宣廟間斬使
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

監國解紛 張說有辨才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
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
曰此讒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
姦膽破蜚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斷殺不孝 張晉為刑部時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
穿垣子以為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取燈視之父也吏
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
獄久不決晉判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

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刺酋試藥 曹克明有智畧直宗朝累官十州都巡檢
酋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之愈克
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箭
刺酋股而傳以藥酋立死羣酋慙懼而去

杖逐桎梏 黃震為廣德通判廣德俗有自帶枷鎖求
赦于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即令自招其罪
卒曰無有震曰爾罪必多但不可對人言故告神求
赦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一錢斬吏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鬚邊一錢詰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強項不屈詠固命杖之吏曰爾能杖我不能
殺我詠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
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強項令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殺人宣就主
車前取殺之主訴於帝帝令宣謝主宣不拜帝令捺
伏宣以手據地不伏俯帝勅曰強項令去

南山判 武后時李元紘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
爭碾磴元紘判與僧長史竇懷貞大懼促紘改判紘
大署判尾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也

腕可斷 唐韓偓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
言貽範居喪未數月使治事傷孝子心學士使馬

從皓偪俛草之俛曰腕可斷制不可草

麻出必壞 唐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議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慟哭於廷齡遂不得相

判誅舞文 柳公綽為節度使行部至鄉縣有奸吏舞文誣其縣令貪者縣令以公素持法必殺貪官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鐵船渡海 賈郁性峭直不能容過為仙遊令及受代

一吏酤酒郁怒曰吾再典此邑必懲此輩吏揚言曰造鐵船渡海也郁後復典是邑吏盜庫錢數萬郁判曰竊銅鏹以肥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鑿鉅因決杖徒之

其情可原 孫唐卿判陝州民有母再嫁而死及葬父
遂盜母之喪而附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
孝不知有法其情可原乃判釋之

問大姓主名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名吏數
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
豈能知此賣蔡傭乎於是京師肅然

引燭焚詔 李沆為平章一夕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
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
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天何言哉 真宗恥澶淵之盟聽王欽若天書之計而
行封禪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帝默然

禮宜從厚 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他日太后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乃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服后殮用水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後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因慟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奏留祠廟

張方平判應天府時司農遵王安石鬻祠

廟於民法方平託劉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香

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

君開國此地是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

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

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取微細實傷國體欲望留

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

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

收縛誣罔 雋不疑為京兆尹有男子乘犢車詣北闕

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以下襍職視至者莫敢言

不疑後至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
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
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驗治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要斬
捕脯小龍程顥為上元主簿有善政茅山池有小龍
得見者奉以神民走若狂顥捕而脯之

汰僧為兵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所
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
悉黥為兵以同時所汰尼僧配之

俟面奏寇天敘以應天府丞攝尹事時武宗南巡權
嬖鴟張索賄拂其意禍且立至天敘曰與其行賄改
節不若得罪去官凡有所需直阻之曰俟面奏旨與

則與皆莫誰何駐蹕九閱月費且不貲而民不病
破柱戮奸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
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
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日亂
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自高有景仰之者

清廉

冰壺 杜詩冰壺玉鑑懸清秋姚元崇所作冰壺言其

洞徹無瑕澄空見底杜詩清廉有類於是

齋馬 唐馮元叔歷教浚儀始平尹單騎赴任未常以

妻子之官所乘馬不食民間芻豆人謂之齋馬

廉能 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

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

冰清衡平 華康直知光化豐稷知穀城廉而且平時

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冰平如衡

釜中生魚 晉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菜蕪長人歌之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長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至官乘簿笨車黃犝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故留之明交河令葉好文亦留三犢與貧民為耕

酌酒獻還 後漢張奐為定安屬國都尉有羌人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以不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

食饌一口 北齊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惟飲此鄉水未嘗百姓饌聊獻疏薄攸食一口

臣心如水 前漢成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多
讚譖之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貴戚崇對
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清乎尚書之言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太守張
恢坐贓伏法以資物陳於帝前詔頒賜羣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帝怪之荅曰孔子忍渴於貪泉曾參迴
車於勝母惡其名也贓穢之資誠不敢拜受上嘆曰
清乎尚書之言

乘止一馬 朱敬則為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
乘止一馬

酌水奉餞 隨趙範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

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奉餞

鬱林石 吳陸續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道
海乃取一大石置舟中以歸人號鬱林石

只談風月 徐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夜集有為人
求官者勉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市肉三觔 海瑞為淳安令一日胡總制語三司諸道
曰昨聞海令市肉三觔矣可往察之乃知為母上壽
所需也

一文不直 薛大楹主南昌簿嘗標其門曰要一文不
直一文

原封回贈 吳讓知臨桂縣不三年超陞慶遠知府南

丹諸土官各饋金為贄讓却不受口占絕句遺之曰
貪泉爽酌吾何敢暮夜懷金豈不知寄語丹州賢太
守原封回贈莫相疑

書堂自勵陳幼 陳幼學知湖州書於堂曰受一文枉
法錢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
在身

畫菜於堂 徐九經令句容及滿去父老兒稚挽衣泣
曰公幸訓我公曰惟儉與勤及忍耳嘗圖一菜於堂
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
畫菜而書勤儉忍三字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御書褒清 程元鳳官拜右丞相兼樞密御書清忠儒

碩昭光六字褒之

清白太守子 王應麟守徽州其父為嘗守是郡父老

曰此清白太守子也

劉窮 劉璽龍驤衛人少業儒長襲世職居官廉潔人呼為青菜劉或呼為劉窮繼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劉窮耶可其奏

清化著名 韋諛少好文學羣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後仕石季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

廉讓之間 范柏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清白遺子孫 鄭述祖仕齊為兗州刺史其父亦嘗為
此州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
尚有同及病曰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
死無所恨

清有父風 柳玘仲郢子為嶺南節度使副解中橋熟
既食乃納直於官拜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

懸魚 羊續南陽守入境即微服間行凡令長貪潔吏
民良猾者皆廉知其狀一郡震竦府丞以生魚獻受
而懸之庭柱其後進妻率子祕入郡舍不納妻怒檢
室中惟布衾鹽菜而已

自控妻驢 宋李若谷赴長社主簿自控妻驢故人韓

億為負行李將入境謂韓曰恐縣吏迎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

埋羹 王璉寧波守操行廉潔自奉尤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輟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進餅不受 明戴鵬會稽知縣清慎自守時軍駐四明鵬往供饋餉期限嚴急率民步行日晡飢甚從者進餅却不受掬道旁水飲之

僅二竹籠 明軒輓由御史出為按察使清約自持四時一布袍常蔬食約諸僚友三日出俸市肉一觔多不能堪待故舊惟一肉或殺雞輒驚曰軒廉使殺雞待客矣後以都御史致仕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手輓頓首謝

符青菜 明符驗守常州不攜家持二敝簾一童僕日
供惟蔬人目為符青菜銳意鋤強凡橫於鄉者雖竄
匿期必得之苟奉法而至亦不深求歲大旱蝗日循
行督捕每出以筐承米數升柴數束自給不勞民供
億

清乃獲罪 南北朝沈嶺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
被譖逮繫尚方帝召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
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耳帝問要人為誰指曰此赤
衣誰郎皆是復任丹徒

素無可贈 南北朝劉溉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

溉求一衫溉檢中無可贈者答詩曰予衣本百結關

鄉徒八蠶

不持一硯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必進數倍以遺要
人拯命僅足貢數即已秩滿歸不持一硯

日唯啖菜 宋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
曰吾家起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啖菜一介
不妄取也

命還砧石 宋凌冲令含山律已甚嚴一介不妄取見
歸裝有一砧石說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毋撓其清 唐蔣沈歷長安咸陽高陵諸邑令多卓異
聲郭子儀過高陵戒麾下曰將賢令供億得蔬食足

矣毋撓其清也

杯水餞公 隋趙軌齊川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庭軌遣拾還之及被召父老揮泣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溷敬持杯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挂床去任 三國裴潛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任挂之梁間介人服其介

置瓜不剖 蘇瓊守清河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不剖食人間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

受職

筮仕 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下車 李白為南昌宰去思碑云未下車人懼之既下
車人愛之

瓜期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
及瓜而代

書考 書經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增秩 前漢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使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績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報政 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然後報政周公曰何

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祀喪三年而後除之故遲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
君臣禮從其俗也故速

一行作吏 晉嵇叔夜與山巨源書云遊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窮猿奔林 李充字弘度嘗嘆不被遇殷浩問君能屈
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
暇擇木遂授剡縣

有蟹無監州 宋初通判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州監
有錢昆者浙人嗜蟹嘗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監州
則可東坡詩云欲向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致仕 遺愛

蜘蛛隱 龔舍仕楚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去時號為蜘蛛隱

從赤松子遊 張良辭高祖曰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願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鴟夷子皮 范蠡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苟踐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遂乘輕舟泛湖而去自鴟夷子皮

東門挂冠 漢逢萌見王莽殺其子告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遂挂冠東門而去

思尊鱸 晉張翰齊王罔辟為大司馬功曹翰見秋風起思吳江蓴羹鱸膾歎曰人生貴適意安能羈官數千里遂命駕而歸

二疏歸老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若告老以歸骸骨即日辭官上許之故人設餞東門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襍被而出 晉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我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僚素無清問者咸有愧色

棄在席黻 晉文公棄在席黻黑舅犯辭歸言文公棄其卧席之黻黑舅犯以其棄舊戀新故辭歸

乞骸骨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
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某甘棠 詩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巡
行南陽聽政于甘棠後人思其恩澤故戒勿剪伐

生祠 漢于公決獄平民立祠生祀之生祠始此

脫鞞 唐崔戎自刺史遷官民擁留抱持取其鞞今之
脫鞞始此

桐鄉 前漢朱邑為桐鄉令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後
吏民必葬我于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百
姓

野哭 子產相鄭及卒國人哭于巷農夫哭于野商人

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墮淚碑 晉羊祐以清德聞及死南州為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葬于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淚流謂之墮淚碑

童不歌謠 秦五殺大夫百里奚卒秦人巷哭童子不歌謠巷者不相杵

下馬陵 董仲舒墓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後世誤稱蝦蟆陵

扳轅卧轍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扳轅卧轍願留暮年奔送百里

留鞭截銜 唐姚崇受代日民吏泣擁馬首截銜留鞭

止其不去

衆庶從居 魏德梁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轉
館陶長既至老幼如見父母二縣父老爭請留之郡
不能決會使者至乃斷從貴鄉館陶衆庶從而居者
數百家

與侯同久 柳不華武岡路總管守境衛民幾二十年
民歌之曰前有公綽武岡父母今之郡侯無乃其後
足我衣食安我田畝我子我孫與侯同久

不犯遺錢 鄭榮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榮移檄請無
犯州境巢為斂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
後他盜至曰鄭使君錢不敢犯

天賜策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漢武帝朝廷尉時張
湯持法嚴而比干務平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南號
曰何公忽有老嫗造門曰先世有陰及公之身又治
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以廣公後因出懷中策九百九
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再任 陶侃再為荊州黃霸再為潁州郭伋再為并州
陳蕃再為樂安寇恂再為河南耿純再為東郡

降黜 貪鄙

咄咄書空 殷浩晉被黜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
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胡椒八百 唐元載受賄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
百輛胡椒八百斛他物不可勝計

簠簋不飾 賈誼策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則曰簠簋不飾

圍棋獻賂 蜀刺史安重霸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
者貲財鉅萬重霸召與圍棋令侍立下子過于籌算
終日不下數子十鄧倦立且飢餒不堪次日又召或
曰本不為棋何不獻賄鄧獻金三錠獲免

拔釘錢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
移鎮永興百姓欣賀曰拔却眼中釘矣在禮聞之仍
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名曰
拔釘錢

捋鬚錢 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法嘗入覲廬人曰
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計日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
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視皆捋鬚相慶
崇歸又徵捋鬚錢

破賊露布 李義甫為相楊行欵白其賊私詔司刑劉
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雋州或作河道元帥劉祥
道破銅山大賊李義甫府露布榜于衢

京師白刼 後魏元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賄賂官之
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刼

夜航船卷之八

古劔陶菴老人綉

文學部

經史上

十三經 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論語孝經爾雅左
傳公羊穀梁周禮禮儀

伏羲始則龍馬作易神農始即其方列為八卦帝王為
傳國之寶

三易 夏易連山其卦首艮商易歸藏其卦首坤周易
首乾伏羲定卦名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
十翼而易道始備

十翼 孔子作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爻傳三下
爻傳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離卦
十

伏羲始則元龜為洛書神農因之始制筮黃帝因之始
制卜

昔武庫火古河圖始無傳今誤以洛書為河圖以莽時
龜文為洛書

商瞿子木始受易於孔子秦失說卦三篇河內女子始
得之

洪範九疇 天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
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

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
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

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日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稽疑 稽疑建擇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其兆為水

曰霽其兆為火曰蒙其兆為木曰驛其兆為金曰克

其兆為土曰貞內卦為貞曰悔外卦為悔

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事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三墳五典 三皇之書曰三墳五帝之書曰五典抱朴子云五典為笙簧三墳為金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墳大也三墳者山墳氣墳形墳也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發動長育生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九丘八索 九州之志曰九丘八卦之說曰八索

金簡玉字 大禹登宛委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之書

言治水之要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

六義詩 詩經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

卜商始序詩轅固作傳為齊詩申公作訓詁為魯詩浮丘伯授授毛萇作古訓為毛詩毛亨授

五始 春秋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

三傳 左傳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二戴 漢宣帝時東海后倉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倉傳於梁國戴德及德

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為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毛詩 荀卿授漢人魯國毛詩詩享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毛詩

汲冢周書 東晉傅晉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蝌蚪文字離雜寫經書晉為著作隨宜分析皆有攷證曰汲冢周書

樂記 漢文帝始得竇公所獻周公大司樂章河間獻王與毛生采作樂記

漆書 杜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衛宏徐巡

來學林授于二子得遂後得傳

壁經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欲以為宮聞壁中琴瑟絲竹之聲得古文尚書武帝乃詔孔安國較定其書

斷書 孔子斷書百篇魯恭王始得孔勝所藏於壁定五十九篇伏生稱為尚書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與大史令單彪等正定五經刊石謂之石本五經衡陽王鈞始細書為中箱五經

集註 易經程註朱註詩經朱註書經朱熹壻蔡沉註春秋今從胡傳禮記陳皓註皓字青蓮以其娶再醮

故不入孔廟

武經七書 孫子吳子尉繚子司馬兵法李靖三畧六

韜

佶屈聱牙 韓愈進學解曰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

入室操戈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

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吾乎

二十一史 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曄後漢書陳

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

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北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

芬後周書李延壽南史宋齊梁陳北史魏齊周隋魏
徵隋書宋祁歐陽修唐書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
遼史金史宋濂元史

亥豕 子夏見讀史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
非也已亥渡河耳問之魯史果然

無一字潦草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草稿數千餘卷
顛倒塗抹無一字潦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瓢史 梁有僧南渡賁一葫蘆有漢班仲堅漢書草藁
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瓢史

即壞已作 陳壽好學善著述少仕蜀除著作郎撰三
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著即壞已

作

探竒禹穴 太史公曰遷二十四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乃紬石室之書作史記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故曰百家

石勒讀史 石勒目不知書使人讀史聞鄴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修唐書 宋祁修唐書大雪添帟幕燃椽燭擁爐火諸妾環侍方草一傳未完顧侍姬曰若輩向見主人有如此否一人來自宗室曰我大尉遇此天氣只是擁

爐下幕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祁曰自不
惡乃閣筆掩卷起遂飲酒達旦

下酒物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
書以一斗酒為率公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與客
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
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賜
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得難遇如此復舉一大白公
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修史人 李至剛修國史只服士人衣中自稱修史人
李至剛館中諸公聞之大笑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傳七十二

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傳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索米作傳 陳壽嘗為諸葛武侯書佐受持百下其父亦為武侯所髡故蜀志多誣罔又丁廙丁儀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一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

雷震几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樞之臂亦不換矣

直書枋頭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所言若此史

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
老家居性愈卞急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
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為妓詈祖 歐陽永叔為推官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
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武肅王重斂民怨
睚眦之隙累及先人賢者尚亦不免

心史 鄭所南作心史醜元思宋以鐵函重匱沉之古
吳智井至明朝崇禎戊寅凡三百五十六年而此書
始出

明不顧刑辟 孫可之曰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
見鬼恠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

五代史韓通無傳 蘇子瞻問歐陽修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竊於此有善善惡惡之志子瞻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乎公默然

趙盾弑君 趙穿殺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史評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裨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書籍

二酉藏書 大酉山小酉為軒轅黃帝藏書之所

蘭臺秘典 漢朝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

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石室紬書 司馬遷為太史紬金匱石室之書紬謂綴

集之也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絨封之慎重之至也

家有賜書 班彪家有賜書好名之士自遠方至父黨

楊子雲以莫下不造門

南面百城 李謐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

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三十乘 晉張華好書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凡天下奇
秘世所未有者悉在華所有博物志行世

曹氏書倉 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書籍散失
乃積石為倉以藏書籍世名曹氏書倉

五車書 莊子五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八萬卷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
之省自謂過之

三萬軸 唐李泌家積書三萬軸韓詩云鄴侯家多書
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黃卷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黃蘗染之驅逐蠹魚故
曰黃卷有錯字以雌黃塗之

殺青 古人寫書以竹為簡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先於火上炙去其汗殺其竹青故又名汗簡

鉛斬槩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槩之說湘帖 古人書卷外必有帖藏之如今裏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帖送寺

四部 唐經籍志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號甲經部赤牙籤乙史部綠牙籤丙子部碧牙籤丁集部白牙籤

芸編 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用以薰之故書曰芸編

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

書樓孫氏 孫祈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數萬餘卷置之

樓上人謂之書樓孫氏

汗牛充棟 陳文通之書居則充棟棟出則汗牛

懸國門 呂不韋集呂氏春秋成暴之咸陽市懸千金

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人莫能增損

市肆閱書 王充好博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

所驚書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

十五篇

帳中秘書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

得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後王郎得其書及還洛下

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藏書法 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刺夾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蔡邕遺書 蔡琰歸自沙漠曹操問邕遺書琰曰亡父遺書四千餘篇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因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入文

遺誤

嘉則殿 隋煬帝嘉則殿書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
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
飛仙收幔而上廚扉自啓帝出扉自閉如初隋之藏
書計三十七萬卷

補亡書三篋 漢張安世博學武_帝幸河東亡書三卷篋
詔問羣臣俱莫能知惟安世識之為寫原本補入後
帝購求得書以相較對並無遺誤

博洽

舌耕 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
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書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謂過之及與語澄
談及所遺編數百數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曰陸公
書廚

學府 南史梁昭博及古今人稱為學府

人物志 唐李守通曉天下人物臧否世號肉譜虞世
南曰昔任彥升通曉經術世號五經笥今以守為人
物志可乎

九經庫 唐谷律耶博通經術為世所重號九經庫又

房暉遠博聞洽記學者稱為五經庫

稽古力 漢桓榮性嗜學明帝時拜太子太傅以所賜

車馬陳於庭謂諸生曰此稽古力也

柳篋子 唐柳燦遷左拾遺公卿競托為箋奏時譽曰

富以其博學號柳篋子

五總龜 唐殷踐猷博通經典賀知章稱之曰五總龜

龜千歲一總問無不知為秘書省學士

行秘書 唐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

須虞世南在此即秘書也

八斗才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

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定繼之

捫腹藏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藉玠游其精舍
輒覽記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崔遽令檢之玠捫
其腹曰已藏之腹笥矣

三萬卷書 吳萊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勝
跡名山必盤桓許久嘗語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
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章縱能亦兒女語耳
了却殘書 朱晦翁答陳同文書奉告老兄旦暮相擁
留取閒漢在存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書淫 劉峻家貧好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
熟其髻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從
往祈借崔慰謂之書淫

勤學

帳中燈焰 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傭作讀書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值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帶經而鋤 倪寬受業於孔安國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力倦少休息即起誦讀

燃葉 柳燦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燃燈葉讀書圓木警枕 司馬光常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

覺即起讀書學無不通

穿膝 官寧家貧好學坐蓐床五十餘年未嘗其股當

燃糖自照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歡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

邢邵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杜門五日讀漢書悉強
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溫子昇齊名官太常
卿兼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畧不以
位望自尊止卧一小室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
為犬所吠

膝處皆穿

燃糖自照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歡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

邢邵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杜門五日讀漢書悉強
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溫子昇齊名官太常
卿兼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畧不以
位望自尊止卧一小室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
為犬所吠

著作

安字挾風霜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一篇字字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金

月露風雲 隋李諤書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素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文陣雄師 唐蘇頌文章思若泉湧張九齡謂同列曰蘇生之文俊贍無敵真文陣雄師也

詞人之冠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舍人時號為詞人之冠

文章宿老 唐李嶠為鳳閣舍人富才思文冊號令多屬為之前與王楊接跡中與崔蘇齊名學者稱為文

章宿老

口吐白鳳

漢楊雄作甘泉賦才思豪邁賦成夢口吐

白鳳

咽丹篆

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

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

錦心繡口

唐李白送弟序曰弟心肝五臟皆繡口耶

不然何開口成文揮毫霧散也

宮體輕麗

唐高祖紀東海徐摛文體輕麗時人謂之

宮體

自出機杼

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

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作生活也

倚馬奇才 桓温北征鮮卑召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

不停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丈不加點 江夏太守黃祖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命

稱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

麗

干將莫錙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之文如干將

莫錙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

洛陽紙貴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

為之紙貴

邢邵文章典麗每文一出京師傳寫為之紙貴

此愈我疾 陳琳少有辯才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
頭瘋是是日卧讀琳檄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臺閣文章 歐文忠曰文章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
有朝廷臺閣之文王安石曰文章須官樣豈亦謂有
臺閣氣耶

捕龍搏虎 柳宗元曰人見韓昌黎毛穎傳大數以為
竒恠余讀其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暇

捕長蛇騎生馬 唐孫樵書玉川子月蝕歌韓吏部進
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
不施鞅勒騎生馬

驅屈宋鞭揚馬 李翰林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
載獨步惟公一人

點鬼簿算博士 唐王勃揚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
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
數目對謂之算博士

玄圃積玉 時人目陸機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先
造五鳳樓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名洎嘗曰予兄文如
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文是造五鳳樓手浦因寄蜀
箋與洎曰曰十樣鸞箋出益州近來新寄浣溪頭老
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夢滌腸胃 王仁裕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滌之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有
詩百卷號西江集

鼠坻牛場 楊雄曰雄為太玄經猶鼠坻之與牛場也
如其用則實五穀飽邦民否則為坻冀棄之於道已
矣

帖括 帖者簿籍之義以帖藉賅括義理而誦之
於癡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
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於癡符也

焚棄筆硯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茂先嘗謂之
曰人之為文章常患才少而子患才多機弟雲曰茂
先見兄文輒欲焚棄筆硯

齊丘竊譚峭 五代時宋齊丘欲竊譚景升化書以為
己作乃投景昇於江後漁人撒網獲景昇尸手中持
化書三卷遂改齊丘子為譚子化書

郢削

莊子郢人垥

音惡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

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垥而鼻不傷故求人筆削
其詩文曰郢削

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
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渡江而沉之從者問
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韓山一片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

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餘若驢鳴犬吠耳

福先寺碑

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

皇甫湜怒曰近捨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尺手度又依數酬之湜又改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聰明過人

韓文公嘗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羣同年

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

金銀管

湘東王錄忠臣義士文章筆有三品忠孝全

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華麗者班竹管書之

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以妄言謂之杜撰或云杜默非也杜默以前遂有斯語

千字文 梁散騎員外周興嗣犯事在獄梁王命以千字成文即釋之一夕文成鬚髮皆白

兔園冊 漢梁孝王有園名兔園孝王卒太后哀慕之景帝以其園令民耕種乃置官守籍其租稅以供祭祀其簿籍皆俚語之故鄉俗所誦曰兔園冊

書肆說鈴 楊雄曰好學而不要諸尼仲尼書肆也好

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昭明文選六臣註 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呂向並唐人銑向周翰皆處士

艾子 東坡有艾子一編並是笑話初不解其書後見
襍記云宋仁宗灼艾令優人競說笑話以忘其痛艾
子命書亦此意也或云子由灼艾東坡作此以分其
痛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

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莊子郭註 晉向秀註莊子南華經剖析玄理郭象竊
之以己名行世

敘字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

顏魯公書 顏魯公所著書有夫大言小言樂語滑語

讒語醉語皆不傳

无字 周易無作无 晉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 今於无
上加一點是古既字

三都賦序 徐文長曰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在大冲
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
無序可也

詩詞

伏羲始為長短句詩漢武帝始為聯句詩曹植始為絕句詩沈佺期始為律詩

舜始為四言漢唐山夫人始為三言詩枚乘十九首始為五言詩唐始為排句宋始為集句

顏延年謝元暉始唱和元微之李白始唱和次韻顏魯公始押韻

宋周顒始為四聲切韻又沈約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畧唐孫愐始集為唐韻

魏孫炎始為反切字本西域二合音如不可為區而已為耳之類僧守溫始為三十二字母

樂府 漢武帝始郊廟燕射咸著為篇章無總眾體制

樂府本騷九歌招魂

李延年始造樂府新聲二十八解本胡曲造右為章魏
晉以來皆為解

唐始變樂府為詞調宋始變詞調為長短篇

晉荀勗始為清商三調本周房中為平調清調瑟調漢
房中為楚調又側調生於清調總謂相和調

清商傳江左為梁宋新聲始尚辭謂歌辭漢時但有其

音耳夫伊那何之類則聲也 大曲有艷在曲前有趨

有亂在曲後隋煬帝始倚聲命辭或云起于唐之季

世王涯始曲中填辭一云張泌然六朝已有之李白

始為小辭

詩體 嚴滄浪云詩體始於國風三頌二雅流為離騷

古樂古選 十九首 後有建安體 漢萬年曹氏父子及

郭中七才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

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

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

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

言之杜云恐與齊梁作後塵南北朝體 通魏周言之

與齊梁一體也 初唐體 謂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 開元

天寶之詩 中唐體 晚唐體 宋元祐體 黃山谷蘇東坡

陳后山劉後村戴石齋之詩

唐詩品彙總論曰畧言之則有初唐盛中晚之不同詳

言之貞觀永徽之時虞

世南

魏徵

諸公稍離舊習王

勃楊炯盧

照鄰

駱賓王因加美麗劉希夷庭芝有閨

惟之作上官

昭容

有婉媚之姿此初唐之製也神龍

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

嶠

文章宿

老沈

佺期

宋之問之新聲蘇

頊

張說之大筆此初唐

之漸盛也開元天寶初間則李翰

白

林白之飄逸杜

工部

甫

之沈鬱孟襄陽

浩然

之清雅王石丞

之精爽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雋拔高適岑參之悲壯

李頎常建之雄快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大厯真元間則有韋蘇州

應物

之澹雅劉隨州

長卿

之間曠錢起

郎士元之清贍皇甫冉曾之競秀秦公緒系之山林
李從一嘉祐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
際則有柳愚溪宗元之超然復古韓昌黎愈之博大
沉雄張籍王建樂府得其故寔元白敘事務得分明
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恠孟郊賈島之瘦寒此晚唐之
變也降而開元以後則有杜牧之牧之豪縱溫飛卿
庭筠之綺靡李義山商隱之隱癖許用晦暉之對偶
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此晚唐變態之極矣

詩評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
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
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

在霄舒養自如王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
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徵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
微落杜牧之如銅瓦走坂駿馬走注坡白樂天如山
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調瓊流光自焰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藉如
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談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子絲鐵網綺密環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恠終歸渾雄歐文忠如四瑚八璣正可施之宗
廟王荆石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王山谷
如陶弘景入官新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
如關山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
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
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
安禪自能竒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唐杜工部如
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雋而評似穩妥惟
少為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苦吟 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至袖手皆穿王維則走
入醋甕皆苦於吟者

警句 楊徽之能詩太宗寫其警句於御屏僧文寶謂
以天地浩露滌筆於金甌雲雪盤方與此詩神骨相
投

推敲 賈島於京師驢背得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既下敲字又欲下推字揀之未定引手作推敲勢
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衝其前導擁至尹前具道
所以愈曰敲字佳矣與並轡歸為布衣交

柏梁體 七言詩始于漢柏梁體武帝作柏梁臺詔羣
臣能詩者得上座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

古錦囊 李賀工詩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僕奴輩背
古錦囊遇所得即內之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嘔出心

肝乃已

壓倒元白 唐寶曆中楊嗣復大宴元稹白居易亦與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元白難歎服汝士醉歸語其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詩中有畫 王維工於詩畫東坡曰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楓落吳江冷 崔信明鄭世翼遇諸江中世翼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樂出衆篇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遠去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林太祖曰頗聞翰林皆簡舊本換詞語後俗謂之依樣葫蘆後陶穀作詩書玉

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賣平天冠 宋廖融精于詩學多有生徒太宗曰詞賦
策論取士融生徒多引去融曰岑豈知今日之詩道
一似大市賣平天冠並無人問

技癢 懶真子云老杜哀鄭虔詩有蒼叢何技癢之句
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搔癢也

投溷中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仇恨賀傲忽賀
死復給取其稿盡投溷中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
荆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

成鐵也

易吾肝腸

張籍愛杜甫詩取其集焚取灰燼副以膏

密頓飲之曰今吾肝腸從此改易

賈島佛

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嘗念賈

島佛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竊其詩以登第者衡後亦登

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

兄最愛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頌賦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

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

稱無字不妙率曰此率作也訥慚而退

愛殺詩人

唐宋之間

卷

劉希夷詩有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懇乞不與之間怒以土囊壓

殺之

出詩示人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

何如我殷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卿慎弗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歌賦

伏羲氏有網罟之歌始為歌葛天氏操牛尾投定歌八
閔始分閔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塗山氏禹妃
歌侯人始為周南召南有娥氏感飛燕始為北音周
昭王時西瞿徙徙宅西河始為西音今歌曲統謂南
北音涼州伊州
甘州涇州皆西音並為北歌曲

黃帝命岐伯為鼓吹凱歌漢為鏡歌本鼓吹

漢始有雜歌艷歌倚歌蹈歌始為相和歌本謳謠絲竹
相和執節而歌

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始以聲
為主尚歌

梁武帝本吳歌白紵始改子夜吳聲四時歌

田橫從者始為薤露蒿里歌魏繆襲始以挽歌為辭

郊祀歌三言四言謝莊歌五帝三言九言依五行數

漢歌篇八句轉韻張華夏漢兩三韻轉傳玄改韻

頗數王韶之顏延之始四句轉韻賒促得中

鏡吹 唐柳子厚作鏡歌鼓吹曲十二篇歌唐戰功

檀來歌 周世宗南征軍士作檀來歌聲聞數十里

陽春白雪 文選客有歌于郢中者始為下里巴人國

中和者數千人為向陽薤露和者數百人為陽春白

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
自是白衣相後有薦于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
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纂組成文 司馬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
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
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登高作賦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禦喪紀
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

五經鼓吹 孫綽博學善屬文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
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雕蟲小技 或問楊子雲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既而曰壯夫不為也

風送滕王閣 都督閻伯岐修滕王閣落成設宴屬壻
吳子章預作滕王閣賦出以誇客王勃自馬當順風
行七百餘里至南昌與宴及遜作賦受筆札而不辭
都督大怒命吏伺其落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督都
曰此天才也命其壻輟筆

海賦 張融為海賦徐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不
道鹽耳融即援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

木華海賦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澁或告之曰何不於
海之上下四旁四言之華因其言海賦遂成

八叉手 温庭筠工賦每入試作賦八叉手而八韻成
又言庭筠作賦未嘗起草一吟一韻場中號温八吟
亦號温八叉

書簡

伏羲始制契以木刻書黃帝始以刀書舜始以漆書中
古磨石汁書

黃帝始鑄文於鼎彝周宣王始刻文於石五代和凝始
刻書於梨板

隋文帝為印板馮道請唐明宗行印板始印五經始依
石經文字刊九經板宋真宗始摹印司馬班史諸史
板

鯉素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尺雙鯉魚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有加餐
飯下有長相思

雲錦書 李白詩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啣雲錦
書為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
笑乃是故人傳

青泥書 後鄧漢鄧訓為上谷守故吏知訓好青泥封
書遂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以遺訓

飛奴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投之
呼為飛奴

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寄飛燕 江淹詩袖中有短札欲寄雙飛燕孟郊詩欲
寫加字寄之西飛翼

白絹斜封 盧仝謝孟簡惠茶歌日高丈五睡正濃將

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十部從事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每發手書郡國丁寧
款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家書萬金 王筠久住沙陽一日得家書曰抵得萬金
也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風月相思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顏鱗時留尺素清
風明月俱寄相思

千里對面 唐高祖曰房玄齡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
猶如對面談

不為置書郵 晉殷浩遷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
書者百餘人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

者自淳殷洪喬不能為致書郵

字學 兼入羣書文章

神農始為歷日 文王始為經書周公始為政書 黃
帝受玄女始為兵符呂望始為韜畧 周公始為四
方志李悝次諸國律始為法經 周公始為裨官戰
國時始為小說宋高宗始為詞話 神農嘗百藥始
著方書黃帝與岐伯問答雷公受業著內外經巫妘
占六歲以下小兒壽夭著顛顛經 漢甘公始為命
書唐舉始為相書郭璞始為風水書 景慮始口授
大月氏王使尹存浮屠經蔡愔秦景始奉使得天竺
佛書梁武帝合五千四百卷為三藏 黃帝使史甲
作戒始著書成湯始謨書名猷 各 黃帝始為銘為

熾帝嘗始為頌 伏羲始為記事司馬遷始為紀沈

約始為類事 子夏始為序公羊高始為註鄭玄始

為牋釋趙歧始為題跋 莊周始為說田駢始為辨

荀卿始為論解 夏啓始為檄伊尹始為訓 黃帝

始為傳周公始為誅 鬻熊始為子庾仲容始為鈔

劉歆始為集 南朝始為文為筆今詩文通稱大筆 晉宋

始為文受禮隋始受錢唐始盛 漢始稱賈逵為舌

耕唐始稱王勃為筆耕以為文取豐金也 高穎始索潤筆時

鄭輝封 王隱君始歌賣文段湛賣文

任昉文章緣起三言詩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作四言詩

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王戍戍詩 五言詩 漢騎都尉

李陵與蘇武詩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七言詩漢
武帝柏梁臺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作賦楚大夫
宋玉作歌荆軻作易永歌離騷楚屈原作詔起秦時
璽文秦始皇傳國璽冊文漢武帝封三王冊文表淮
南王安諫代閹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讓表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
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鼂錯上疏漢中大夫
東方朔啓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作奏記漢江都相
詣公孫弘奏記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謝恩漢
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謝羣公令奏漢
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

不得挾弓議論王褒四子講德論議漢韋玄成奏罷
郡國廟議彈文晉劉州刺史王深集襍彈文 騷漢
楊雄作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京兆尹王尊
出教告屬縣封革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白事漢
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諫太學博士
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會稽山刻石銘箴楊雄九州
百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如作
荆軻讚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
鄧后序引琴操有箜篌引志錄楊雄作記楊雄作蜀
記碑漢惠帝四皓碑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誥漢司
隸從事馮衍作誓言漢蔡邕作艱誓言露布漢賈弘為馬

趙伐曹操作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
漢泰山太守應邵劾作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漢東
方朔作非有先生傳上章孔融上章繳大中大夫解
嘲揚雄作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生訓樂府即
古詩各體詞漢武帝秋風詞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
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喻難漢司馬相如喻
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誠後漢杜篤作女誠弔文賈誼
弔屈原文告魏阮踦為文帝作舒告傳贊劉歆作列
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析文後
漢傳毅作高闕析文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行狀漢
丞相倉曹傳朝幹作楊元相行狀哀策漢樂安相李

亢作哀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
哀頌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武
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祭文後漢車騎
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
光祿勳繆襲作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詞孔融作四
言離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歌
詩枚乘作麗人歌詩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
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王褒作童約

伏羲命倉頡沮誦始造字倉頡造字天雨血鬼夜哭龍
乃潛藏

六書

蒼頡造字有六書一曰象形

謂日月之類象日

月之形體也

二曰假借

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

三

曰指事

謂上下之類人在上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

下各指其事以為言也

四曰會意

謂武信之類止戈

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

五曰轉註

謂考老之類

左右相轉以為言也

六曰諧聲

謂江河之類以水為

形以工可為聲也

字祖

蝌蚪書乃字之祖也庖犧氏有龍瑞作龍書神

農有嘉穗作穗書黃帝因卿雲作雲書堯因靈龜作

龜書夏后氏作鍾鼎有鍾鼎書朱宣氏有鳳瑞作鳳

書周文王因赤雁啣書武王因丹鳥入室作鳥書因

白魚入舟作魚書

周宣王史籀始為大篆名籀篆李斯始為小篆名玉筋篆

歷朝斷書

倉頡而降凡五變古文蝌蚪籀篆隸草

秦書八體

大篆小篆刻符書

鳥有雲脚印符用 臣書

幕印

曲體

印用亦名繆篆署書

即蕭何題筆未央及

書

疏勢書

隸書

漢六體

試吏古文奇字篆隸繆篆虫書

唐定五體

古文大篆小篆臣書隸

張懷瓘十體斷書

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章草

行書飛白

唐度之十體 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飛白薤葉本務先

懸針垂露表章用三曾喜作鳥書連珠

宋十二體 及書傳信鳥書刻符蕭籀署書芝英書漢

武帝植芝作氣候直時書相如采日辰虫形作鶴頭

書漢詔板用偃波書鶴頭纖亂者轉宿篆司馬子章

以榮感退舍作蚕書秋胡妻作

小篆體八八鼎小篆薤葉垂露懸針纓絡劉德昇觀星

作柳葉衛瓘作剪刀韋誕作外國胡書阿馬兒抹王

字數 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字

八分書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

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書

章艸 漢元帝時黃門舍人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
體謂之章草

書畫

蘭亭真本 王右軍寫蘭亭記韶媚適勁謂有神助後再書數十餘幀俱不及初本右軍傳於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辨才辨才被御史蕭翼賺入庫內殉葬昭陵

草聖草賢 晉張旭善草書飲酒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髮濡墨而書人稱之草聖 崔瑗善草草人稱之草賢

怒猊渴驥 唐徐浩書張九齡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世狀其法如怒猊決石渴驥奔泉

家雞野鶩 晉庾翼少時書與右軍齊名學者多宗右

軍庾不忿與都人書云小兒輩乃厭家雞反愛野鴛
皆學逸少書

伯英筋肉 晉衛瓘索靖俱善書時謂瓘得伯英之筋
靖得伯英之肉

池水盡黑 張奐長子芝字伯英好草書學崔杜法家
之布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為之盡黑

遊雲驚鴻 晉王羲之善草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
雲矯若驚鴻

龍跳虎卧 晉王右軍善書人謂右軍之書如龍跳
天門虎卧鳳闕

風檣陣馬 宋朱芾善書東坡云元章平生篆隸真行

草書分為十卷風檣陣馬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柿葉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遂于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逐日取以學書歲久乃盡

絲天菴 懷素喜學書種芭蕉數萬株取其葉以代紙號其所曰絲天菴

駐馬觀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鐵戶限 智永右軍七世孫精於書法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人號鐵

戶限

溺水持帖 趙子固常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鍾繇掘墓 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恠不與繇乃自捭胸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使盜掘其墓得之由是書法更進日夜精思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子會字士季書有父風

字以人重 書法擅絕技者每因品重非其人抵貽玷

耳故曹操書法雖美不傳褚僕射顏魯公柳少師則則家藏寸紙珍若尺璧不專以字重也

換羊書 王魯直謂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鵝書韓宗儒每得公一帖即于殿帥姚許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語曰之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見書流涕 王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于其父枕中竊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之語大常王禛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法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

名

書不擇筆 唐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
筆未嘗肯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
五雲佳體 唐韋陟封郇公善草書使侍妾掌五彩箋
裁答授意陟惟署名人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號郇
公五雲體

登梯安榜 韋誕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誕登梯
書之既下頭髻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換鵝書 山陰一道士養好鵝右軍往觀意甚喜因求
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道德經當舉鵝相贈耳右軍欣
然寫畢籠鵝以歸或問曰鵝非佳品而公愛之何也

右軍曰吾愛其鳴喚清長

寢食其下閣 閣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
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
而後去

畫龍点睛 張僧繇避侯景來奔湘東嘗于天皇寺畫
龍不時点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後雷雨晦冥
忽失龍所在

畫壁魚 唐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方欲點染藻荇有客
叩門出看尋失去畫魚使人覓之乃風吹入地拾起
視之魚竟失去只剩空紙後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
諭之曰卿所畫壁常夜聞水聲真入神之手思訓開元中除

衛將軍與其子道昭俱得山水之妙時號大李大小李

畫牛隱見 唐太宗時李至獻畫牛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草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

滾塵圖 唐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

畫龍禱雨 曹不興嘗于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帝取不興畫龍置之水傍應時雨足

畫鷹逐鵠 潤州興國寺苦鳩鵠棲梁上污穢佛像張

僧繇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鷄皆側首向
簷外自是鳩鵲不敢復來

李營丘 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為第一
遇目矜貴生平所畫祇用自娛勢不可偏利不可取
傳世者不多 郭熙是其弟子

范蓬頭 范寬居山林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
趣北宋時天下畫山水者惟寬與李成議者謂李成
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
造神竒

董北苑 沈存中云南中士時有北苑董源善畫尤工
秋嵐遠景為寫江南山水可為奇峭其後建康僧巨

然祖述綿法皆臻妙理

王摩詰 唐王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常畫輞川圖山谷盤鬱雲水飛連意在塵外恠生筆端秦太虛云子病高符仲攜輞川圖示子曰閱此可愈病子喜甚恍然若與摩詰同入輞川數日病愈

李龍眠 舒城李公麟號龍眠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作畫多不設色純用澄心堂紙為之唯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當為宋畫中第一

畫仕女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

朱傳粉鏤金佩玉以為工

畫人物 人物于畫最為難工顧陸世不多見吳道子
畫家之聖至宋李龍眠一出與古爭先得龍眠畫三
紙可敵道子畫二紙可敵虎頭畫一紙其輕重相懸
類若此

南史蕭賁竟陵王子良之孫善書畫常於扇上為圖山
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頰上三毛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三毛神采愈俊畫
殷荊州像荊州目眇顧乃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如
輕雲之蔽日殷貴其妙

周昉傳真 周昉善傳真郭令公為其塔趙縱寫照令

畫聖 非齊瑞
子善畫乃子聖
母夜叉後乃長
鳴如畫本乃繪
之畫聖

韓幹寫復令昉寫莫辨其優劣趙國夫人曰二畫俱似前畫空得趙印形貌後畫兼得其神氣性情笑語之姿

一丘一壑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鄭虔三絕 唐鄭虔善畫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傳神阿堵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畫風鳶 郭恕先廬岐山下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

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足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維摩像

顧愷之于瓦棺寺畫一維摩相閉戶揣摩百

餘日畫畢將欲點睛謂僧曰第一日開者令施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開如例及開光明焰寺施者填

門

畫花鳥

五代時黃荃與子居采並畫花卉謂之寫生

妙在傅色不用筆墨俱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

江南徐熙先落筆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著色故骨氣

丰神為古今絕筆

韓幹為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

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是臣師

戴嵩牛 戴嵩善畫牛畫牛之飲水則水中見影畫牧
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

東坡志林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
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
童見之撫掌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夾入
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鮑鼎虎 宣城鮑鼎每畫虎掃室屏人聲塞門牖穴屋
取明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

畫竹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

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
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
傳既久真贋錯雜

畫梅花 衡州花先長老善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
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又楊補
之墨梅清絕

花竹翎毛 唐崔白艾宣工花竹翎毛唐人花鳥邊鸞
畫如生

吳僧善畫草蟲以扇送司馬君寔因謝云吳僧畫團扇
點染成微蟲秋毫皆不爽真竊天地功

米南宮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邁初見徽宗進所畫楚

山清曉圖大稱旨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
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成一
家法

名畫 宋四大家南宋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
家俱登祇奉名著秋苑

元四大家 趙子昂字孟頫號松雪吳鎮字仲圭號梅
花道人黃公望字可久號大癡又號一峯老人王蒙
字叔明一號黃鶴山樵俱勝國時人以畫名世

不學

沒字碑 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號沒字碑

腹負將軍 晉黨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曰吾不負汝一家妓應曰將軍不負此腹但此腹負將軍耳

視肉撮囊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

馬牛襟裾 人不通古今牛馬兩襟裾

書麓 晉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唐李德淹貫古今而不能屬辭皆謂之書麓

杖杜 李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應

金根車 韓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
根車昶以為誤改根為銀愈責之

弄麀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曰聞有弄麀之
喜客視之掩口笑東坡詩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
寫弄麀書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芋於蕭晁書稱蹲鴟蕭答云惠
芋拜嘉惟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
也九齡以視座客無不大笑

紇字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父叔梁紇 紇音恨發切恨

與軒轅而世多呼為核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
曰汝紇字也不識

伏獵 蕭昊為侍郎不知書常與嚴挺之書稱伏獵為
伏獵挺之笑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

春菟 桓溫篡位尚書誤寫春菟為春兔自丞相以下
皆被黜

目不識丁 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
如識一个字个字誤書丁字以其筆畫相近也

行尸走肉 拾遺記任末曰人而不學乃行尸走肉耳
心聲 列子人不涉學猶心之聲

白面書生 宋太祖欲北征沈慶之諫不可江湛之曰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
曷克有濟

口耳之學 楊子小人之學也入手耳出手口口耳之
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人之軀哉

文具

舜始造羊毛筆鹿毛為柱蒙恬始造兔毫筆狐狸毛為柱

毛穎 毛穎傳毛穎中山人蒙恬載以歸始皇封諸管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為中書君

蒙恬造筆 蒙恬取中山兔毫造筆右軍筆經諸郡毫惟趙國中山山兔肥而毫長可用須在仲秋月收之先用人髮杪數莖襍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令至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恬始造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所謂蒼毫

毛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戟
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
何從集手肇默然

椽筆 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
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策諡議皆珣所草

鼠髮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
鼠鬚張芝鍾繇亦皆用鼠鬚筆筆鋒強勁有鋒芒

雞毛筆 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亦妙即東坡所謂
三錢雞毛筆東坡書歸去來辭頗似李北海流便縱
逸而少乏遒勁是當三錢雞毛筆所書者

呵筆 李白召對便殿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帝敕

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華呵之

筆冢 長沙僧懷素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

曰筆冢

右軍筆經 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麗飾則有之然筆
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緣沈漆竹管及鏤管見
遺用之多年頗可愛玩詎必金寶雕飾方為貴乎

夢筆生花 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
聞天下

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
野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君處多年
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為詩絕

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

筆匣 漢始飾雜寶為筆匣犀象琉璃為管王羲之始

尚竹管

梁簡文帝始為筆床筆四矢為一床

大手筆 唐蘇頲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皆文以文

章顯稱望畧等時號燕許大手筆

研 黃帝得玉始治為墨海文曰帝鴻氏研。孔子為

石研仲由為瓦研漢漆研晉鐵研魏銀研

溪研 唐玄宗時葉氏始取龍尾溪石為研深溪為上

南唐時始開端溪坑石作研北巖為上有辟雍有樣

郎官樣。宋仁宗時端谿石龍尾溪石並竭

研譜 端谿三種巖石上中下三巖西坑後歷下巖無
新上中巖有新舊舊坑則龍巖汲綆黃圃三石新坑
則後歷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六處俱山東其最
佳子石出水中者次鵲眼赤白黃色點絲縹環金
線紋脈理黃白縹青縹青紋眼筋短紋火黯微班赤
裂黃霞鐵線白鑽壓矢色班龍尾佳者金星次羅文
紋眉子水舷棗心松紋豆班角浪刷絲驢坑又研譜
稱最佳者紅絲出土中者次黑角褐金紫金鵲金黑
玉

蘇易簡研譜 端溪研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
山頂者石尤潤色如豬肝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

鑿一窟自然有圓石琢而為研其值千金謂之紫石
研東坡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臙胞絡以孕黝
頰

即墨侯 文嵩石虛中傳南越人姓石名虛中字居然
拜即墨侯薛稷為研封石鄉侯

馬肝 漢元鼎五年邳支國貢馬肝石和丹砂為丸食
之則彌年不飢以拭白髮盡黑用以作研有光起

鳳味 東坡詩蘇子一研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龍
尾溪名出石可為研

龍尾研 李後主留意翰墨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研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龍尾石多產于水

中故極溫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宛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墨亦青碧者石理微麤以手擘之索索有鋒芒者尤發墨

鴝鵒眼 東坡筆錄黃墨相間墨睛在內晶莹可愛者活眼四傍漫漬不甚精明者為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死眼活勝淚淚勝死

澄泥研 米元章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研以細絹二重淘洗澄之取極細者礮為研有色綠如春波者細滑着墨不費筆

鐵研 執文青州以熟鐵為研甚發墨五代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故斥之維翰鑄一鐵研

示人曰研敝則改業卒舉進士及第

銅雀研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研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其瓦俾陶澄泥以締絡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結鄰 李衛公收研極多其最妙者名結鄰言相與結為鄰也按結鄰乃月神名其研圓而光故取以為喻紙古帛書漢幡紙蔡倫為麻紙又搗故魚網為網紙木皮為穀紙王羲之為穀藤皮帝王璵始以竹草為紙晉桓玄始造青赤嫫姚箋紙石季龍造五色紙薛濤始為短箋

箋紙 蔡倫玉版貢餘俱襍零布破履亂麻為之經屑

表光紙晉密香紙大秦國出唐硬黃紙黃柏染段成
式雲藍紙南唐后主澄心堂紙齊高帝凝光紙蕭誠
班文紙采芝麻土穀蜀王衍霞光紙宋黃白經箋碧
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烏孫欄顏方叔宋
人杏紅箋露桃紅箋天水碧俱研花竹翎鱗及山水
人物元春膏箋冰玉箋兩面光蠟色繭紙越刺藤苔
箋即漢時側理紙南越海苔為之蜀麻面薛骨金花
玉屑魚子十色牋即薛濤深紅粉紅杏紅銅絲明黃
深青淺綠雲牋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為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
堅韌水漬之不漬

玉版 成都浣花溪造紙光滑以玉版為名東坡詩溪石作馬肝刻藤開玉版。刻藤刻溪古藤極多造紙極美唐舒元興作弔刻溪藤文言今之錯為文者皆大污刻藤也。

蠶繭紙 王右軍書蘭亭記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赫蹏 赫蹏薄小紙也西京雜記稱薄蹏

蔡倫紙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典作上方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搗以為帛奏上之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側理紙 張華著博物志成晉武賜于闐青鐵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一名水苔紙南人以海苔為之

其理縱橫邪側故以為名

澄心堂紙 李后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尤潤為一時之
甲相傳淳化帖皆此紙所榻宋諸名公寫字及李龍
眠畫多用此紙

薛濤箋 元和初元稹使蜀營妓薛濤以十色彩箋遺
稹稹于松花紙上寫詩贈濤蜀中有松花紙金沙紙
襍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帟近年皆廢唯綾紋紙
尚存 薛濤箋狹小便用只可寫四韻小詩

左伯紙 左伯與蔡倫時亦能為紙比蔡更精上名章
誕草詔對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
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墨譜上古無墨竹板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
延安石液至魏齊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
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研欲磨墨儲瀋耳

麥光 杜詩麥光鋪几淨無瑕東坡詩香雲藹麥光
麥光 先帝名香雲墨也

李廷珪墨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
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其製每
松烟一斤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
搗十萬杵故堅如玉能置水中三年不填壞

小道士墨 唐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
有小道士似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小臣墨精

黑松使者是也。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隨之。上異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陳玄 毛穎傳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會稽褚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偕。

客卿 長楊賦借子墨客卿以為諷。又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為松滋侯。

麋隄 麋隄墨也。唐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

麋隄。